

储皖峰编

中國文學史

下

沈秉士題

# 中國文學史

## 目錄

- |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第十一章 | 統一思想與古文的開端 | 第十七章  | 建安黃初的文學       |
| 第十二章 | 司馬相如與辭賦的成立 | 第十八章  | 魏晉南北朝文人的生活與思想 |
| 第十三章 | 漢朝的民歌與樂府   | 第十九章  | 魏晉南北朝的敘事詩     |
| 第十四章 | 五七言詩       | 第二十章  | 晉宋的詩派         |
| 第十五章 | 漢朝的散文      | 第二十一章 | 齊梁的聲律論        |
| 第十六章 | 史記與漢書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
張其成

## 第十一章 統一思想與古文的開端

在秦統一之後，繼起的便是漢代，兩漢國祚有四百多年，牠的社會背景很值得我們闡述的：（一）楚聲的勢力甚大，自春秋戰國以來，楚民族本與秦民族對立，後來統一六國的雖是秦，而亡秦的却是楚。當二世時揭竿起義的，如陳涉劉邦項羽都產生於楚地，項羽且是楚將項燕之後。以不可一世的秦始皇，到了第二代便被幾個楚人推翻。雖說由於『秦滅六國，楚最無罪』；何以又能『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』呢？這不能不歸功於屈原偉大的愛國心所發生的能鼓動民族性的文學。在當時那班朝秦暮楚之流，本沒有什麼國家觀念，至於屈原的國家思想非常深沉，寧死於汨羅而不肯到別國去。所以這位詩人所特倡的一種新文體，頗為楚漢的幾位創業英雄所崇信所仿效。拔山蓋世的項羽被困垓下所唱的哀歌是楚聲，劉邦得意還鄉時所唱的大風歌也是楚調。漢書禮樂志說：『凡樂樂其所生，禮不忘本。高祖樂楚聲，故房中樂楚聲也。』後來高祖因欲立趙王如意未成功，發牢騷時向戚夫人說：『若為吾楚舞，吾為若楚歌。』從此以後，楚聲的勢力傳播到北方，不惟南北文學構成一致，即南北思想亦因而調和（採胡小石說）。（二）社會經濟的變遷，從西漢到東漢，這四百多年間社會的經濟狀況，變成絕對的貧富兩個階級（吳景超西漢階級制度，清華學報第十卷第三期）。在漢初高祖對於商賈還有點壓制，後來吏道漸雜賈人，商賈的權勢益大，而豪族并兼之家，往往連合

商人，運其籌策，『上爭王者之利，下錮齊民之業』（漢書貨殖傳），『天下侈靡趨末，百姓多離農畝』（漢書東方朔傳）。於是富者愈富，貧者愈貧。茲引兩段話爲證：

漢書貨殖傳云，及周室衰……其流至於士庶人，莫不離制而棄本，稼穡之民少，商旅之民多，穀不足而貨有餘。……於是商通難得之貨，工作無用之器，士說反行之道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。……富者木土被文錦，犬馬餘肉粟；貧者短褐不完，含菽飲水。

王符潛夫論務本篇云，今工好造雕琢之器，飾巧僞之端，以欺民取賄；今商競鬻無用之貨，極淫侈之弊，以惑民取產；今學問之士，好語虛無之事，爭著彫麗之文，以求見異於世。……今賦頌之徒，苟爲饒辯屈塞之辭，競陳誣罔無然之事，以索見怪於世。愚夫蠢士，從而奇之，此悖孩童之思，而長不誠之言者也。

班固所謂周室，即是指西漢說的，所以他的話和王符的話大致差不多。本來封建勢力到了最高點的時候，社會上的一切現象，都只講究華麗好看，而不務實用。（二）文學觀念的演進，古代文學二字，原指一切學術，只有文獻之文和學術之文；到戰國時策士揣摩騰說，始有所謂文章（學）之文；至兩漢更進一步，所用術語遂與從前不同。用單字則有『文』與『學』之分，用連語則有『文章』『文學』之分；以含有博學之意義者稱之爲『學』或『文學』；以美而動人的文辭稱之爲『文』或『文章』。觀史記漢書所用這類名詞可以知道的（採郭紹虞說）。（四）經生與

文人分途，自學術與文章分開以後，一般人都感覺到人的智力有限，不得不縮小範圍，有的專門治經，有的專攻文章；如史漢儒林傳中的人物，自然是經生；而司馬相如、東方朔、王褒之流，自然是文人。又杜欽谷永杜鄴等，專從事文章不治經書；漢書杜欽傳有云，『臣欽愚戇，經術淺薄』；谷永傳雖說他『博通經書』，可是他自己說『臣材朽學淺，不通政事』。傅後明言『永於經書汎爲疏達，與杜欽杜鄴略等，不能洽淡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』。至東漢這個區別更加清楚，當時有人以作文章爲專業，文體逐漸繁興，篇數比西漢人增多一點（這是大概的說法）。所以後漢書分列文苑儒林兩傳，這是不錯的。王充論衡又別學者爲四類：一儒生、二通人、三文人、四鴻儒。分的更細，這另是一種剪裁。此刻再把文人的職業分析一下，在中國古往今來文人的職業大略有四種：一史掾、二清客、三退隱、四江湖客。其實上列四類也都互有出入，我們不能指每一文人單獨的屬於某一類。這樣四種生活的交錯，有個對稱的樣子，做官和做隱士原來只是一件事的兩面，都是士大夫階級，分別只在一進一退而已。做清客和做江湖客，只是一種營生的高低，都是方技的職業，分別只在有一有府主而在上，一無府主而在下而已。做官和做清客又有相同處，便是他們都在上層；做隱士和做江湖客也有相同處，便是他們都在民間。這很像一個四角形的關係。枚乘司馬相如的時代文人的職業只是清客，不是史掾，到王褒谷永，文學改宗古典一派，而職業已不是客而是

官（採傅斯年說）。檢漢書枚乘傳「乘爲吳王濞郎中，景帝召拜爲弘農都尉，乘久爲大國上賓，與英俊並游，得其所好，不樂郡吏，以病去官，復游梁」。相如傳「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，非其好也，會景帝不好辭賦，是時梁孝王來朝，因病免，客游梁」。可見他們只愛做客不愛做官，他們的奔波轉徙，很有點像後來江湖客的樣子。（五）學術思想的變遷，在封建勢力逐漸膨脹的時候，思想就不能發達，稍與封建勢力有抵觸的思想，便不能存在。（如墨家思想，在漢代游俠一流人物裏還保存一點，可是當時目爲『與豪暴之徒同類』，極力捕殺，到武帝時任俠的勢力完全消滅。其他的思想，或消滅，或改頭換面潛伏於別的學術裏，不必列舉。）漢代最佔勢力的，當然是道家 and 儒家，儒家根本上是擁護封建的，道家也變成儒家一樣，所以封建政體的首領，總得要利用牠來統制一切的：

漢書儒林傳，孝文本好刑名之言，及至孝景不任儒，竇太后又好黃老術，故諸博士具官待問，未有進者。及竇太后崩，武安君田蚡爲丞相，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文學儒者以百數。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，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。

漢書昭帝紀，好儒，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，以刑名繩下。嘗侍燕，從容言：「陛下持刑太深，宜用儒生。」宣帝作色曰：「漢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雜之，奈何純任德教，用周政乎？且俗儒不達時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於名實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。」迺歎

曰：『亂我家者，太子也。』

儒道兩家在西漢勢力的消長，以元帝前後爲一大關鍵。當文景時，道家的勢力極大，武帝已有黜道崇儒的舉動，可是到昭宣時猶雜用霸王之道，這也許是漢代的家法如此。至元帝以後，儒術便定於一尊。

以上數點，彼此間都息息相通，對於文學也都有直接的關係，而最後所舉學術思想變遷的一線，影響到文學上面尤爲重大。現在把這個變遷的因果約略申述一下。本來在戰國的時侯，學術思想非常的複雜，文體與語體已經分開，故李斯輔秦始皇統一後，提出『燔詩書坑術士』和『同文書』兩條政策；前者不要人道古害今，飾虛言以亂實，是要做到思想的統一；後者第一步做到字體的改變，最終的目的是在文辭的統一。漢武帝的雄才大略，不亞於秦始皇。又得田蚡衛綰董仲舒公孫弘等的輔助，他就發揮秦的政策，來謀文化上的統治工作：

一、統一思想：漢書武帝紀，建元元年冬，詔舉賢良方正之士，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，或治申、商、韓非、蘇秦、張儀之言，亂國政，請皆罷。奏可。五年春，置五經博士。漢書董仲舒傳，仲舒對策曰，今師異道，人異論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，法制數變，下不知所守，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，孔子之術者，皆絕其道，勿使並進。

武帝就聽了他們的話，實行『罷黜百家，表章六經』，所以武帝使吾丘壽王從董仲舒受春秋（漢書吾丘壽王傳）；帝賜書責嚴助，要他『具以春秋對，毋以蘇秦縱橫』（嚴助傳）。這兩件事便是上文的注腳。從此以後，崇儒黜道的趨勢更顯明了。

二、統一文辭：這種結果，便做成了『古文文學史』的開端。漢代的疆域日廣，方言自然也更多，試看揚雄作了十五卷方言，可見『國語統一』，那時是辦不到的。故當時的政府只能用『文言』來做全國交通的媒介。丞相公孫弘奏曰：

……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，明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誼，文章爾雅，訓辭深厚，恩施甚美。○小吏淺聞，弗能究宣，無以明布諭下。（參用史記漢書儒林傳）

那種『文章爾雅』的詔書律令，不但小百姓看不懂，連小官也看不懂，國家的功令就無法進行了。因此，政府不得不想出一條辦法，叫各郡縣挑選可以造就的青年人，送到京師，讀書一年，畢業之後，補『文學掌故』缺。又把這些『文學掌故』放到外任去做郡國的『卒史』與『屬』。當時太學，武帝時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，昭帝加至百人，宣帝加至二百人，元帝加至千人，成帝加至三千人。凡能通一經的，都可免去徭役，又可做官。做官的資格是『先用誦多者』。這樣的提倡，自然把古文的智識傳播到各地了。從此以後，政府都只消照樣提倡，各地的人若想做官，自然不能不讀古書，自然不能不做那『文章爾雅』的古文。



這個方法——後來隨時修改總名叫科舉——真是保存古文的好方法，足足的保存了二千年。（探胡適白話文學史第一章）方苞謂『古未有以文學爲官者，誘以利祿，儒之途通而其道亡』。方氏持論甚高，不知他自己正是從科舉的通途出來，也顧不得什麼道亡與否了。

## 第十一章 司馬相如與辭賦的成立

『賦』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種特殊的產品，其中有大部分是用韻的，在體裁上可以說牠是韻文，但在性質上却是近於散文不近於詩歌。牠的起源，一般人都追溯到屈宋，其實賦的始祖應當推荀卿。關於荀卿賦篇與後代賦體的關係，前已略及。以下再說明牠的演進。

一、騷賦的勃興：在司馬相如以前，『辭賦』沒有成立，這時文壇上的勢力純粹是楚辭，當時的作家，都是繼承楚辭的作風。在他以後，那又是一種新局面，所以漢初的『騷賦』，可以說是承先（楚辭）啓後（漢賦）的一大關鍵。現在分作兩段來說：

（A）無名氏的楚辭：1. 九章中的情誦，思美人，辭句多模仿離騷和招魂，哀郢。惜往日，一則曰『囑貞臣而日媿……何貞臣之無罪兮……使貞臣爲無由』。再則曰『惜壅君之不識』。難得屈原自稱爲『貞臣』，稱楚王爲『壅君』嗎？悲回風有『吸湛露之浮涼兮，漱凝霜之雰雰』一段，全爲方士口吻，與遠遊『餐六氣而飲流瀼兮，漱正陽而含朝霞』一段相近，這是後人擬作毫無疑問的。2. 大招是模倣招魂，只是將句末『些』字改成『只』字。3. 遠遊有『聞

赤松之清塵兮……義韓衆之得一」的話，這自是漢人作品。牠的詞句不但模倣離騷，而且有模倣司馬相如大人賦的嫌疑。4.惜誓，王逸說：「惜誓者，不知誰所作也？或曰賈誼，疑不能明也。」洪興祖和王夫之以爲惜誓詞句與弔屈原賦相同，硬派牠爲賈誼作。不知王逸尙不能明，後人又怎能遽定？惜誓開篇說「惜余年老而日衰兮，歲忽忽而不改」。這決不是賈誼的口氣，乃是漢人悼屈原的作品。所以我把牠擺在這裏來講。5.卜居漁父，據王逸說：「漁父遇屈原川澤之域，怪而問之，遂相應答。楚人思念屈原，因叙其辭，以相傳焉。」後來崔述在考古續錄裏也認爲非屈原作。胡適之先生說：「卜居漁父爲有主名的著作，見解與技術都可代表一個楚辭進步已高的時期。」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：

1. 開辭賦的問答體：洪適容齋隨筆說：「自屈原詞賦假爲漁父日者問答之後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：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，烏有先生，亡是公；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，子墨客卿；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，東都主人；張平子西都賦以憑虛公子，安處先生，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，東吳王孫，魏國先生，皆改名換字，蹈襲一律，無復超然新意，稍出於法度規矩之外也。」

2. 句調和用韻都解放：這兩篇句法極其參差，用韻又很隨便（漁父用韻更少），比較騷體自然更解放的多。祝堯古賦辨體謂卜居漁父是從荀卿諸賦「者邪」「者與」等句法變來的

，這的確不錯。但其內容荀賦純用隱語，卜居漁父則句句落實，這正是進步的地方。在文學史上看，從楚辭到漢賦，中間總有些過渡的作品，不然，辭賦的進程便尋不出。卜居漁父兩篇，想是那過渡期間的產品幸而流傳下來的。

(B)漢人作的騷賦：王逸章句載賈誼惜誓(?)淮南小山招隱士，東方朔七諫，嚴忌哀時，王褒九懷，劉向九嘆，王逸九思，都是模倣楚辭的。其中名著當推賈誼和淮南小山。卜賈誼，洛陽人。生於高祖七年，卒文帝十二年(前二〇〇——前一六八)，年三十三。他的旱雲賦見古文苑，簾賦見藝文類聚四十四，初學記十六，不全。最有名的賦是：騷鳥賦：『……且夫天地爲鑪兮，造化爲工，陰陽爲炭兮，萬物爲銅。合散消息兮，安有常則，千變萬化兮，未始有極。忽然爲人兮，何足控擗，化爲異物兮，又何足患。小智自私兮，賤彼貴我，達人大觀兮，物無不可。』

弔屈原文：『……造託湘流兮，敬弔先生。遭世閔極兮，乃殞厥身。嗚呼哀哉，逢時不祥！……鳳凰翔于千仞兮，覽德輝而下之。見細德之險徵兮，遙曾擊而去之。彼尋常之汗澗兮，豈夫容夫吞舟之巨魚。橫江湖之鱷鯨兮，罔將制于螻蟻。』

賈誼年少多才，抑塞不遇，他所處的環境正和屈原相似，而又謫居長沙，觀物懷人，有觸而發的牢騷情緒亦與屈原相同，所以能產生一種同情共鳴的作品。

2. 淮南小山：王逸說：「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，招懷天下俊傑之士，……各竭其才智，著作篇章，分造辭賦，以類相從，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，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。」高誘淮南子序說：「安善屬文……於是遂與蘇非、李尚、左吳、田尤、雷被、毛被、伍被、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，共講論道德，總統仁義。」

王說是指文章類別的名稱，高說却似人名，其實『大山』和『小山』，當爲文學集團的名稱。（淮南王身旁文人極多，當時把牠分爲兩組。）茲將牠所作的招隱士全文錄下：

桂樹叢生兮山之幽，偃蹇連蜷兮枝相繚。山氣籠嵒兮石嵯峨，谿谷崩巖兮水曾波。援玃羣嘯兮虎豹嘯，攀援桂枝兮聊淹留。王孫遊兮不歸，春草生兮萋萋。歲暮兮不自聊，蟋蟀鳴兮啾啾。塊兮軋，山曲岬，心淹留兮惆恍忽。罔兮沕，懷兮聚，虎豹穴。澗薄深林兮人止懷。嶽崆嵒嶺兮，桐槐櫛疏。樹輪相糾兮，林木茂飢。青莎雜樹兮，蘋草羅靡。白鹿麕羸兮，或騰或倚。狀貌啞啞兮峨峨，淒淒兮澁澁。獼猴兮熊羆，羆類兮以悲。攀援桂枝兮聊淹留。虎豹鬪兮熊羆咆。禽獸駭兮亡其曹。王孫兮歸來，山中兮不可以久留。

牠的特點：（一）章法，首借桂樹興感，次寫山中四時景物之變，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句，兩番呼應，前是原之詞，後是疑而怪之之詞。（二）句法，前後換了五次，極其錯綜變化。（三）寫景，逐層深入，曲盡物態。在寥寥百餘字中，用了十好幾個雙聲，疊韻字，來形容當前的

境界，聲調異常的宛轉，手段非常的經濟。而且在那種艱難險惡的環境中，時常眷念到山中人，不覺一再喚道：『王孫游兮不歸，春草生兮萋萋！』『王孫兮歸來，山中兮不可以久留！』這幾句話在後來詩歌中演出不少的絕妙好詞。

二、辭賦的淵源與成立：辭賦的來源極其複雜，漢書藝文志詩賦曾把牠分爲四類，班氏於區分之意，不注一詞，近代校讐家亦鮮有討論及此者，惟劉師培於論文雜記中提到，今先列舉漢志篇目，並分取劉氏說申述如下。

1. 屈原以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，劉氏謂爲寫懷之賦，其源出於詩經。按這類篇數最多，重要作家如宋玉，賈誼、枚乘、司馬相如、淮南王、王褒、都收在裏面。

2. 陸賈以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，劉氏謂爲騁詞之賦，其源出於縱橫家。按枚臯、嚴助、朱買臣、劉辟疆、司馬遷、蕭望之、淮南憲王、揚雄、馮商、都屬於這類。

3. 孫卿以下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，劉氏謂爲闡理之賦，其源出於儒道兩家。按這類有秦時雜賦，廣川惠王越賦，長沙王羣臣賦，李步昌賦，平陽舍人周長孺賦，別栩陽賦等。

4. 客主賦以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，劉氏謂此皆漢代之總集類，上舉寫懷騁詞闡理三類爲分集。按這類有雜思慕悲哀死賦，雜鼓琴劍戲賦，雜山林水泡雲氣雨旱賦，雜禽獸六畜昆蟲賦，雜氣械草木賦，大雜賦，成相雜辭，隱書，惜皆亡佚，無可質證。觀其性質極

雜，其措詞想多諧隱，今倣劉氏語式作說明曰：『爲詭辭之賦，其源出於滑稽家』。

即此可見漢志的分類是有道理的。就數量看，前三類共計賦七百七十一篇，而武帝時作品佔四百三十二篇，第四類因無作者主名無法計入，其中定有武帝時作品，漢代辭賦到武帝時，總算發達到極點了。以下再詳細推論牠的淵源：

1. 出於楚辭：班固謂賦者古詩之流，觀漢志分析詩賦，可知詩歌之體與賦不同，其源雖出於詩而流已變了。楚辭原爲詩的變體，漢人通目爲賦，因漢賦源出楚辭，屈宋便做了牠的祖宗。可是我們要把漢賦同屈宋作品仔細觀察一過，就知道漢賦的作風却近於宋玉不近於屈原。文選注引揚雄法言逸文曰：『或問「屈原相如之賦孰愈」？曰，原也過以浮，如也過以虛。過浮者蹈雲天，過虛者華無根。然原上援稽古，下引鳥獸，其著意于虛，長卿亮不可及。』揚氏評論兩家的得失，足見他們的作風不同。屈辭的系統，直接傳於宋玉，間接傳於漢之賈誼。和漢賦關係至爲密切的，還是宋玉，試看招魂篇的敘述方向，描寫景物，可以說是漢賦的藍本。

2. 出自縱橫家：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篇云：『古之賦家者流，原本詩騷，出入戰國諸子。假設問答，莊列寓言之遺也；恢張聲勢，蘇張縱橫之體也；排比諧隱，韓非儲說之屬也；徵材聚事，呂覽類輯之義也。』劉師培云：『西漢詩賦，其見于漢志者，如陸賈騷助

之流，並以辯論見稱，受命出使。是詩賦雖別為一略，不與縱橫同科，然夷考其生平，大抵曾任行人之職。』今從戰國策中隨便舉幾個例：（一）蘇秦說秦惠王曰：『大王之國，西有巴蜀漢中之利，北有胡貉代馬之用，南有巫山黔中之限，東有肴函之固。田肥美，民殷富，戰車萬乘，奮擊百萬，沃野千里，蓄積饒多，地勢形便，此所謂天府，天下之雄國也。』（二）蘇秦說齊宣王曰：『臨菑甚富而實，其民無不吹竽、鼓瑟、擊筑、彈琴、鬪雞、走犬、六博、踰鞠者；臨菑之塗，車轂擊，人肩摩，連柁成帷，舉袂成幕，揮汗成雨。家敦而富，志高而揚。』（三）蘇秦始將連橫章有云：『繁稱文辭，天下不治，舌敝耳聾，不見成功，行義約信，天下不親。……寬則兩軍相攻，迫則杖戟相撞，然後可建大功。』上列三例，一陳形勢，二為誇詞，三用韻語，便逐漸的逼近賦的一途，漢代陸賈一派的賦就從這兒出來的。

3. 出於詭辭：這一個來源，可以包括漢志後兩類。荀卿的賦篇，一部分說理，一部分詠物，說理多雜辨詞，詠物多雜隱語。他又是創製成相辭和掩詩的人，所以他的作品兼有闡理和詭辭兩種特點的。漢志所列第三類當然是他所統屬，第四類也有大部分是他的支流，不過兼取滑稽家的長處而已。傅斯年推測詭辭的來源是出於風，至漢初乃演化為枚馬之體。其流變是：一、風諷乃一字；二、風乃詩歌的泛稱；三、戰國時一種詭辭承風之

名。史記滑稽列傳：『威王大悅，置酒後宮，召髡賜之酒，問曰，先生能飲幾何而醉？對曰，臣飲一斗一醉，一石亦醉。……極之而衰，以諷諫焉。』諷乃名詞，照前例應爲風字，『以風諷焉』，猶云以詩（一種詭詞）諷焉，此爲戰國時一種詭詞承風之名之確證。至於求知這樣的詭詞之風是什麼？還有些材料在戰國策及史記中。戰國策八記鄒忌脩與城北徐公比美事，史記四十六記騶忌子以鼓琴說齊威王事，皆是此類文章之碎塊遺留者。又史記七十四所記之淳于髡，正是說這樣話的人。此等風詞只剩了戰國策史記所約省的，約省時已經把鋪陳的話變做彷彿記事的話了。然今日試與枚馬賦一比，其原來體製猶可想像得之。枚賦今存者，只七發爲長篇，而司馬之賦，以子虛爲盛。（上林實在于虛中，爲人割裂出來分作兩篇。）此等賦可分爲下列數事：一、鋪張侈辭；二、並非詩體，只是散文，其中每有叶韻之句而已；三、總有一個寓意（Moral），無論陳設得如何侈靡，總要最後歸於正道，與淳于髡飲酒，鄒忌不如徐公美之辭，全然一樣。我們若是拿這樣賦體和楚辭較，全然不是一類，和宋玉賦較，詞多同而體絕不同，若和齊人諷詞較，則直接之統緒立見。枚馬之賦，固全是戰國風氣，取詞由宋玉之一線，定體由諷詞之一線，與屈賦毫不相干。

4. 出於枚乘七發：枚乘爲吳王濞客，後去之梁，武帝即位，徵入都，道卒，時在建元元年



(前一四〇)。漢志載枚乘賦九篇，今存柳賦及梁王遊兔園賦二篇。文選載七發一篇，不在賦類，另列爲『七』之首，這是一篇重要的文字。閒篇說楚太子有疾，吳客往問之；吳客以音樂之美說太子，太子却病不能聽；接着便以飲食，駿馬名騎，宮苑池觀，游獵，觀濤之樂動之，太子還是病不能起；直到最後，要爲太子『奏方術之士，論天下之精微，理萬物之是非』，太子才『據几而起，潏然汗出，霍然病已』。這篇文的優點：第一是長篇文章，讀者每每厭倦，裁而爲七，移步換形，處處足以回易耳目。第二是假設問答，大意言聲色游觀之可娛，不如要言妙道之可聽。非逐層攻發，不能深入。總之在結構方面，內容方面，都要算從楚辭到漢賦的進程中一篇重要的作品。

以下再說明辭賦的成立，這是和司馬相如有關係的。西京雜記載其論辭賦的作法云：

其友人盛學，牂牁名士，常問以作賦，相如曰：『合纂組以成文，列錦繡而爲質，一經一緯，一宮一商，此賦之迹也；賦家之心，苞括宇宙，總覽人物，斯乃得之於內，不可得而傳。』

他把賦分爲心迹兩方面：內則貴乎網羅宏富，巨細無遺；外則加以經緯纂組，宮商調叶。這是他從創作辭賦中體驗出來的話，他是特別注重『賦心』的。揚雄謂『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，其神化所至邪』（西京雜記）！他在法言問神篇說：『神心惚恍，經緯萬方。……或問神，